

卡夫卡

kafuka humilunnadingshu

[奥] 弗兰茨·卡夫卡 ◆ 著

叶廷芳 黎 奇 ◆ 译

致密伦娜情书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书信之一
震撼人心的爱情小说
卡夫卡晚年最为动人的灵魂绝唱



文化艺术出版社

卡夫卡

致密伦娜情书

[奥] 弗兰茨·卡夫卡◆著

叶廷芳 黎奇◆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密伦娜情书/(奥)卡夫卡著;叶廷芳,黎奇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11

ISBN 7-5039-2416-0

I. 致… II. ①卡…②叶…③黎… III. 卡夫卡,
F. (1883~1924)—书信集 IV. K835.2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3824 号

致密伦娜情书

著 者 [奥]弗兰茨·卡夫卡

译 者 叶廷芳 黎 奇

责任编辑 向 宏

装帧设计 怀 一 宝 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1—8 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416-0/I·1113

定 价 18.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译 序

这是一本情书集。它出自卡夫卡的笔下,是这位蜚声当代世界文坛的奥地利小说家一次巨大感情波澜的真实记录,是这位不幸的犹太人和单身汉晚年的一次最为动人的灵魂绝唱!

但如果把这本书仅仅视作是一般的谈情说爱的情书,那就错了,它实际上是一部文学作品。正像卡夫卡把文学创作视为“内心世界向外部的巨大推进”那样,书信也是他“向外推进”的手段。这就不奇怪,书信的数量在卡夫卡全集中占五分之三的比重,其中情书又占了一半以上!而致密伦娜的情书尤见分量。因为与卡夫卡交换“两地书”的这位二十五岁的青年女子,不仅是个性格爽朗、感情热烈、果断勇敢、行为不羁的女性,而且是一个在国内已经小有名气的作家。三十七岁的卡夫卡在信中既要充分表达对她的灼热爱情,又要保持着一个被对方所崇拜的作家形象,这就不能不发挥出他全部的文学才华和写作技巧:或者是热烈的赞美,或者是优美的描述;有时来一段幽默的速写,有时作一番梦境的记叙;今天是转弯抹角的暗喻,明天是襟怀坦荡的畅谈;这封信在作自怨自艾的自我解剖,那封信又在笔锋犀利地针砭时弊;憧憬中笼罩着恐惧的阴云,绝望中仍以美好的回忆作慰藉……仿佛这位坠入情网

的恋人在精心创作一部爱情小说。无怪乎人们说它堪与歌德那部不朽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相媲美。

密伦娜不愧为是个有眼力、有识见的作家，她不仅深明这些信件的文学价值，而且也珍惜她和卡夫卡间的那一段感情。虽然她后来几易其夫，但她一直精心保存着这批信件达二十年之久，并在罹难前夕，顺利地把这些信件转移到她的友人——即本书的编者手中，从而使卡夫卡这本珍贵的抒情散文得以和全世界的读者见面。

《致密伦娜情书》也是一份重要的文献，是文学研究的宝贵资料。通过这本爱情书简，我们还可以窥探卡夫卡那深广而丰富的“内宇宙”及其不停歇的颤动情状，尤其是他那几乎无处不在的“恐惧感”和关键时刻的犹豫心理。长达七年之久的感情纠缠，仿佛都不是为了真正的爱情，而是为婚姻在奋斗，结果弄得他心力交瘁，败下阵来。照理该歇息了，但不想，爱神丘比特的箭再一次射来，“灵台无计逃神矢”——他被射中了！他抵挡不住这位青春焕发而又才华横溢的女性的“袭击”，尽管对方是一位有夫之妇，也在所不顾。

虽然卡夫卡在思想上并不承认现存的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他在行动上却是个奉公守法的公民，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陷入“理”与“法”的矛盾之中：真挚的爱火使他寝食难宁，“偷情”的行为又使他“恐惧”不已，使他受着良心的谴责，感到自己的“龌龊”。在这种内心矛盾的折磨之下，最后当他看到密伦娜对她丈夫并没有恩断义绝（几年后还是离婚了），他终于后退了！在密伦娜方面，当然也有其特殊的考虑——对此，书里都留有明显的痕迹。

由于卡夫卡的创作都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切身体验出

发而加以升华的,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因此我们撰写了《卡夫卡生平和作品中的爱情关系》一文,附在书后,作为读者阅读此书时的参考。另外,本书的编者维利·哈斯是第一手资料的掌握者,译者认为他为本书所写的《编后记》是一篇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在此一并译出。

读了《致密伦娜情书》这些忠实记录了两颗真挚的灵魂热烈跳动的书简以后,读者一定会对这位曾为卡夫卡那样深深钟爱过的女性后来的生活和命运表示关切,译者也设法满足读者这一愿望。我们请黄曼龄女士从法文翻译了密伦娜女友的女儿写的一篇回忆录(专谈密伦娜的家庭生活及其命运),一并附在书后。

另外,本书中的注释,除注明“译注”者外,均为原著所注。

这个译本是我与我的朋友黎奇先生首次合作的产物。由于他目前在国外忙于别的事务,故这部译作亦是我们友谊的珍贵纪念。

叶廷芳

2003 年秋



弗兰茨·卡夫卡

(Franz Kafka 1883~1924)

奥地利小说家，1883年出生于犹太商人家庭，18岁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其影响遍及全球，被誉为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的杰出人物、现代文学的鼻祖。由于其生活在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故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其最著名的作品有短篇小说《地洞》、《变形记》、《判决》，长篇小说《诉讼》、《城堡》等。



密伦娜·耶申斯卡

(1895 ~ 1944)

捷克人，后定居维也纳，是一位性格爽朗、感情热烈、果断勇敢、行为不羁的女性，也是当时国内小有名气的作家。因思想激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捕，死于法西斯集中营。卡夫卡致密伦娜的情书一直锁在银行的保险柜中，直到战后才公诸于世。

责任编辑：向 宏
装帧设计：怀 一
宝 华

目 录

译序/1

致密伦娜情书/1

编后记/291

本版后记/303

附录一：密伦娜、施塔萨和波希米亚的生活/307

附录二：卡夫卡生平和作品中的爱情关系/317

致密伦娜情书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我在布拉格和美兰曾先后给您写过一封短信，至今未得到您的任何答复。这些短信并不是非马上答复不可的。人在生活比较优裕的时候往往不愿意写信，因此，假如您的沉默仅仅是表明这种迹象的话，我便满意了。但也有其他可能（因此我才写这封信），即我的短信中有什么话伤害了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真要恨死我这处处跟自己意愿作对的粗笨的手了）；或者（那就更糟了）您心平气和地书写的时刻已经过去，而现在又处于一个恶劣的时期。对于第一种可能，我不知该说什么，我在这方面比其他任何方面都要笨；对于第二种可能，我不想作任何猜测——怎么去猜呢？——我只想问：您为什么不离开一下维也纳，出来走走呢？您并不像其他人那样走投无路呀。在波希米亚小住几天难道不会给您增添新的力量吗？假如您出自什么我所不知道的原因而不愿意到波希米亚去，那就到别的地方去好了，也许美兰就不错。您知道这地方吗？

我期待着两种可能性的任何一种。要么您继续沉默下去，这意味着：“别担心，我过得不错。”要么写几行字来。

卡夫卡 谨上

于美兰-翁特尔麦斯，奥托堡公寓^①

① 卡夫卡致密伦娜的所有信件都未署月份和日期。——译注

我突然想起,其实我已记不起您的面容的确切模样了。只有您从桌子中间走过、离开咖啡馆时的模样,您的形象,您的服装,还历历在目。

* * *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您在维也纳浑浊的环境里孜孜不倦地从事翻译,不知为什么,这总叫我既感动又羞愧。您大概已经收到沃尔夫^①的信了吧,他在前些日子给我的信中提到,他曾给您写过信。书目中出现的中篇小说《杀人犯》不是我写的,这是个误会;也许由于这是最好的一本,所以那种说法可能是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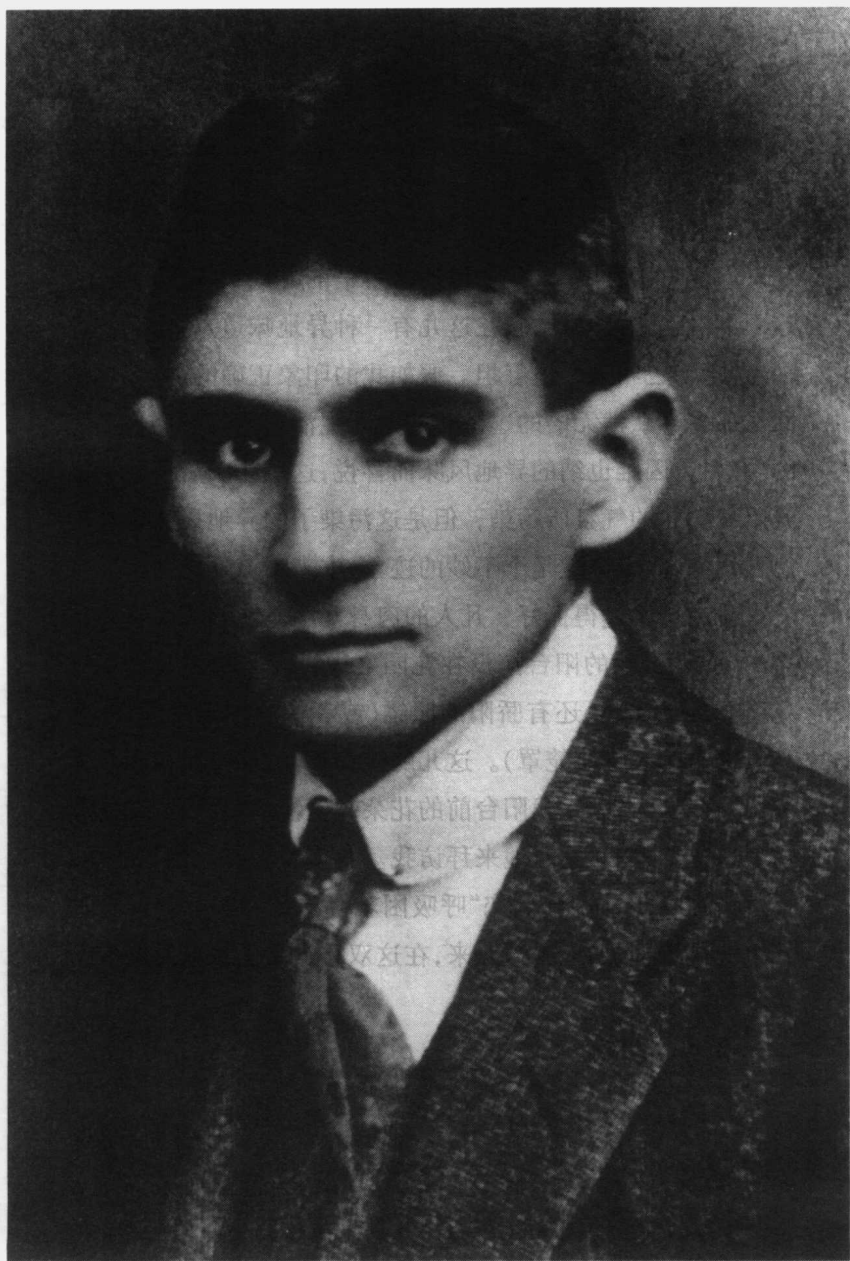
从您上一封和再上一封信中看出,您已完全、彻底地摆脱了不安和忧虑,那么这跟您的丈夫一定有关吧,我多么由衷地为你们二位祝福。我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在弗兰茨凯大街沿着墙壁行走时,碰上您的丈夫迎面走来,他的风度并不比我像样多少,我们俩都是“头痛专家”,当然性质完全不同。我已想不起来,当时我们是一起走呢,还是让过对方,各走各的,这两种情况的区别想必不很大。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应该完全把它置于脑后。您在家过得好吧? 谨致

衷心问候

您的卡夫卡

于美兰-翁特爾麦斯,奥托堡公寓

① 沃尔夫(Kurt Wolff),沃尔夫出版社的老板,最早出版卡夫卡的作品出版家之一。



1920 年时的卡夫卡,从此时开始与密伦娜通信。

*

*

*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一连下了两昼一夜的雨刚才停了，也许只是暂时的，但总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我便以给您写信的方式来庆贺。再说，这雨本身也是好受的，它在这儿有一种异地味道，尽管只有那么点儿，却也叫人心里舒坦。假如我的印象正确的话，零星地回忆那多半默默无语的、短暂的共同生活，显然是回忆不完的。您也曾因维也纳的异地风味而喜悦，这风味以后可能会被笼罩着那儿的气氛所污染，但是这污染了的异地风味也会使您喜悦吗？（也许这是个不妙的迹象，本来不该这么写。）

我在这儿过得挺好，凡人的肉身几乎不能领受大自然更多的赐予了，我的阳台淹没在花园之中，周围、头顶长满了鲜花盛开的灌木丛，还有骄阳的照耀（或者像一周以来那样，为乌云密布的天空所笼罩）。这儿的植物很怪，在布拉格积水潭都快结冰的天气里，我阳台前的花朵却慢慢地绽开着。壁虎和鸟姿态各异、成双结对地来拜访我。我多想把美兰赐给您啊！最近您在一封信中提到您“呼吸困难”，象征和实际含义在这儿十分接近，假如您到这儿来，在这双重含义上事情总会有所缓解的。谨致

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F.卡夫卡

于美兰-翁特尔麦斯，奥托堡公寓

哦,肺的问题,我脑子里整天想着这件事情,别的什么也不能想。并不是说我对这种病特别害怕,也许(您的暗示似乎也这么表明)它在您身上只是轻微的,但愿如此吧;而且就算是真正的肺病(其实有半数西欧人的肺多少都有点儿毛病),就像三年来我自己所领教的,给予我的好处还是比坏处多。大约三年前我半夜突然咯血。我站了起来——就像一切使人们激动的新鲜事那样(照理说我应该躺着,这是我后来从医嘱中才知道的),当然有些惊恐,我走到窗前,探出身去,然后走向盥洗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坐在床上——不停地咯血。但我没有伤心,因为我慢慢地悟出一个道理来:在长达三四年几乎连续失眠之后,我将第一次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当然前提是不再吐血。咯血果然停了(从此就没再犯过),我在当夜剩下的几个小时内睡了一觉。早晨侍女来了(那时我住在逊伯伦宫中的一个房间里),那是位好心的、几乎具有献身精神又特别实在的姑娘。她看到了血,说道:“博士先生,您的日子不会长了。”^①可我的感觉却比以往好。我到办公室去上班,下午才去看医生。接踵而至的事情就不必多说了。我要说的只是:惊吓我的并不是您的病(尤其是我不断联系自己的经历去想,搜索枯肠地回忆,从您的状况的全部柔和性质看到的那种几乎是田园般的清新,并据此断言:不,您没有病,这只是一种警告,但不是肺病),惊吓我的并不是这个,而是我对引起您这一状况的几种因素的考虑。首先我将您信中这些因素排除在外,如:一文不名——茶和苹果——每天从2点到8点。这些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显然只有当面才能解释清楚。于是我便不去想这些(当然仅仅指在信中,要忘掉这些是不可能的),而只

① 原文为捷克语:“Pane doktore, s Vami to dlouho nepotrvá.”

去想当时在我发病时能说得通，并且对许多情况都说得通的那种解释。也就是说：大脑已不再受得了压在它上面的忧虑和痛苦，它说：“我干不了啦。这里还有谁愿意为保持整体而出力的，它便可以从我的负担中取走一份，这样便可以再坚持一会儿。”肺自告奋勇，它自己不会因此而损失过多的。大脑和肺之间的这种谈判（是在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的）也许是很可怕的。

您现在怎么办呢？只要人们对您稍许照料一下，可能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您必须得到些许照料，这是每个爱您的人定会明白的；至于其他一切则不必管它。那么这也是一种解脱罗？我曾以为是的。——不，我不想开玩笑，我根本不是个快活的人，在您写信告诉我您将怎样更健康地重新安排生活方式之前，我不会变得快活的。接到您上一封来信后，我明白了您为什么不离开维也纳略事旅游的原因，我也不想再提这个问题了，但就在维也纳附近也有很美的去处，也有一些使您得到照料的可能性。今天我不写别的什么了，目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需要向您说的了。其他一切明天再写，包括对那令我感动又羞愧、伤感又高兴的本子的感谢。不，今天还得说一点：只要您哪怕将一分钟的睡眠时间用于翻译工作，那就意味着您将对我进行诅咒。因为假如有一天走上法庭，人们将无须作进一步的调查，便可直截了当地作出结论：他夺去了她的睡眠时间。这样我便会被判罪，这是无可争辩的。所以，如果说我请求您不要再这么干，这是因为我自己也在斗争。

您的弗兰茨·K.

*

*

*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今天我想写点别的，可是做不到。这并不是说我真的那么想写别的事；假如我真的这么想，那就会写别的了。但是总该在园子里的阴凉处为您放个躺椅，在您的手够得着的地方放上十来杯牛奶。在维也纳也可以，尤其是这样的夏日，不过这地方必须是个安静的去处，且不愁饮食。这不能办到吗？难道就没人为您张罗这些事吗？医生是怎么说的呢？

当我从大信封中抽出这个本子时，我几乎失望了。我想听您说话，而不是想听从旧沟壑中冒出的我已经熟透了的声音。这声音为什么要插入我们中间呢？直到后来我突然想起，这声音曾在我们之间起过媒介作用。此外，您对自己下了那么大的工夫，这使我感到难以理解，而您怀着如此真诚的感情干了这件事，这又使我非常感动。您来回调整句子的顺序，这真诚的感情显示出的可能性和美妙的、天然的合理性，使我在捷克语中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德语和捷克语竟是如此相近吗？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个坏得不能再坏的故事，亲爱的密伦娜夫人，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几乎逐句逐行地给您指出来；只是如果这样做，那就太使我反感了。您喜欢这个故事，这自然赋予它以价值，但却使我眼前的世界稍稍黯淡了一些。不说这些了。《乡村医生》^①将由沃尔夫寄给您，我已写信跟他说了。捷克语我确实懂得。有好几次我曾想问您，您为何不试试用捷克语给我写封信来。我并不是说您的德语不熟练。在大多数情况下您的德语熟练得令人吃惊，偶尔出现错误的时候，德语会自觉地向您鞠躬赔礼，而后它就显得特别美；就是一个德国人

^① 卡夫卡于1919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乡村医生》等十四篇短篇小说。——译注

卡夫卡的女友密伦娜



卡夫卡的女友密伦娜